

著名作家梁曉聲的新書《中文桃李》是一部為「八零後」立傳的書。小說以作者在大學執教過程中與學生接觸的所見所聞為基礎，講述「八零後」的悲歡，表現出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對現實和未來的關切，以及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強烈文化責任感。

# 「八零後」啟示錄

和爆款的《人世間》一樣，《中文桃李》也是一部很好讀的作品。我說它「好讀」，不在於它有什麼扣人心弦的緊張情節，也不是說文字多麼華麗、結構有多麼精巧。相反，這是一部文字質樸的小說，講述了一段同樣質樸的愛情故事。兩位主人公李曉東和徐冉，是二〇〇〇級大學生，「八零後」的普通人。李曉東來自小城市，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從小走着努力學、拚分數，「一考定終身」的路，上了本省的文理大學。在大學裏，結識了城郊菜農的孩子徐冉。命運把兩人安排為同班同學，兩人「不打不相識」，從互為初戀到結為伉儷，從在省城、北京打拼，到回歸家鄉，「上岸」工作，過着平靜的生活。

## 素顏生活 共情閱讀

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關掉美顏」「關閉濾鏡」這些直播間的口號，一直在我腦中盤旋。作為一部現實題材的厚重之作，梁曉聲以現實主義的精神和情懷，描摹「八零後」群體以及他們生活的本來面目。他們的大學生活、愛情經歷，以及畢業、考研、就業、成家、侍老、育幼，一路走來，平平淡淡，素顏出鏡。面對作家流暢的敘述，讀者似臨清泉、如仰碧空，獲得一種源自內心的安詳、暢快。

「八零後」是中國社會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落草時，「計劃生育」國策全面推開，大多數為獨生子女；讀大學時趕上擴招，成為高等教育普及進程中的第一方陣；安家立業時，恰逢經濟騰飛、房價高漲、教育改革、醫療改革，生活的機遇和壓力都遠超前人；人到中年，又迎來了鼓勵生育的政策調整，不少人踏上了「二胎」「三胎」的征程……《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稱寫就，給人強烈的代入感，作者以長輩人的智慧，對「八零後」生活的洞悉、諒解和規勸，使小說具有了「共情書」和「啟示錄」意味，調動了讀者一氣讀完的強烈欲望。

## 小城中產 典型形象

作為現實主義作品，《中文桃李》在人物塑造上可圈可點。作者人物塑造的技巧嫺熟而高超，勾勒出的李曉東和徐冉的形象，充滿細節感、視覺感，讓我們覺得親切、自然。比如，寫到李曉東和徐冉在省城租房的生活時。書中寫到，對於租住的房子，李曉東一向只用「咱們住的地方」來說，而徐冉從一開始就用「咱家」。這個細微的語言差別，讓兩人性格以及生活觀的差異躍然紙上。「她是那種只要所做之事與自己的人生方向一致，那麼可以將任何居所視為家的人。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我是那種天生為生活本身而活的人」。再如，寫到兩人「漂」在北京的日子時，將之比喻為「吊養」的吊蘭、綠蘿類的綠色植物，形象而生動。

應該說，李曉東和徐冉這兩個人物值得細細品讀。在我看來，他們既是「八零後」的典型，同時也是小城中產的典型。全書開篇於李、徐二人坐火車去省城讀大學，結束於二人在老家靈泉小城的生活。可以說，正是一部小城中產的成長史。如果說，對「八零後」大學生表現了作者對當下社會中堅力量的關注，那麼，對於小城中產的文學書寫，寄託着作者的社會理想。



▲梁曉聲的《人世間》堪稱一部「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



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

## 書訊

香港亞太戰略安全研究所所長李風新著《香江堅守》日前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發行，原海協會副會長、原廈門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張銘清以及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為該書作序。這是中評智庫基金會為迎接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而出版的多本紀念文集之一。

李風是一位資深台灣問題專家，資深媒體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任《福建日報》對外宣傳處記者，《港台信息報》編輯部主任。九十年代初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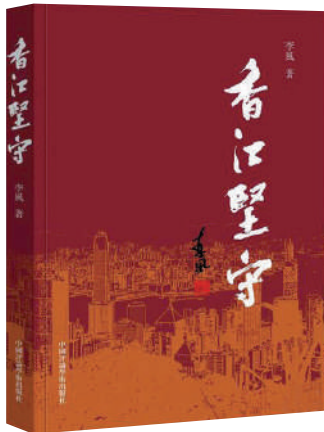
## 《香江堅守》

香港，先後任香港多家傳媒的中國部主任。他曾獲聘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特邀研究員。現兼任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李風多次獲邀對日美兩國外交機構及戰略智庫進行學術訪問，其間著有《兩岸隨筆》一書。

《香江堅守》收錄了李風近十幾年中在評社發布的文章、接受採訪及參加論壇的觀點，同時還有在港台發表其他一些文章，以及發表的詩詞。書中共有五個章節，分別為：記錄時代、兩岸風雲、台海觀察、香江思考、心情小詩。

張銘清在序中寫道，堅守是一種情懷，是一種精神。只有在面對艱難甚至危險的任務面前，具有持久的剛毅和決心堅持下來，堅守崗位，保持定力，克盡職守，決不放棄，才能稱之為堅守。在李風的《香江堅守》的字裏行間，他堅定的決心、能力和韌性躍然紙面。

郭偉峰在序中寫道，李風是扎根香港的一個時代的堅守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為「九七」回歸、為國家統一而毅然從內地移居香港的一代傳媒人，他們曾經以筆為幟，以言為鼓，統領人心，獨領風騷，他們的不平凡的人生，值得歷史銘記。



▲李風新著《香江堅守》日前出版發行。



▲梁曉聲最新現實主義長篇作品《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二〇二二年）。

## ——讀梁曉聲新作《中文桃李》

李曉東和徐冉所代表的小城中產主流群體，是這樣一群人。他們受過大學教育，即便不是在最頂尖的學府，也已獲得現代文明的浸潤；他們接受了人文精神的薰陶，縱然飽受社會磨礪、在階層躍升上並沒有很大跨度，卻依然保持着生活的熱心，從沒有失去良善、自尊的堅守；他們有一份穩定的、富有安全感的生活，雖然只是在二三線小城市，卻承擔着「現代鄉紳」的角色。與生活在小城市或城郊的父輩相比，不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他們都有了新的提升；與老師汪爾森教授，以及自嘲式出場的「作家梁曉聲」等象牙塔中的高級知識分子相比，他們更務實於柴米油鹽的小日子；與省城上流社會子弟王文琪、郝春風等同學相比，他們過着經濟適用的生活；與沒有考上大學的中學同學劉川、呂玉相比，他們又多了一份高等教育給予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的競爭優勢。

我以為，正是在這個群體身上，體現着梁曉聲的社會發展觀，訴說着他對於在教育程度普遍提升、社會流動和節奏變得更快、人生選擇更加多樣的背景下建設一種好生活的強烈願望。或許我們無法簡單地把《中文桃李》看作《人世間》的續篇，但李曉東和徐冉確實是周家第三代的同齡人。如果把兩部作品接續起來讀，我們更能體會作者為當代中國立傳造影、書寫人民史詩的雄心和成果。

## 通情達理 德性規勸

如前所述，這是一部講述人生故事的書，同時也是一部闡發人生觀的書。李曉東和徐冉夫婦的人生，構成了小說的主要線索和內容。而作者在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時，又加入了大段大段的議論，借書中人物之口講出了許多人生哲理。全書洋溢着一種德性規勸。可以說，作者雖未出場，但無處不在。客觀地講，這樣的小說寫法，在某些人看來，或許有些「落伍」甚至反感。不過，如果我們對生活具有一種以溫情、和解為基礎的熱忱，那麼，會從中獲得感動和啟示。

作者以通情達理的態度，看待生活。對於生活中的矛盾，比如，當過中學校長的李曉東母親起初無法接納菜農後代徐冉，母子之間產生了激烈矛盾；再如，徐冉在大學期間，由於自卑和自尊夾雜的心理，和同學常有齟齬，等等。對於這些問題，作者也從階層區隔等角度作了分析，但更以中國式的情理法則進行處理，讓人物和故事按照符合中國百姓審美趣味的軌道行進。

比如，在小說結尾，李曉東和徐冉的兒子問了他倆一個問題：「爸，媽，你們當初究竟為什麼不留在北京？是被驅趕出北京，押送回靈泉的嗎？」在兩代人關於北京好還是靈泉好的討論中，作者借李曉東之口發了一段關於何為幸福的議論：「幸福，若已擺脫了貧窮，遠離病患之糾纏，沒遭遇欺辱與不公——在和平安代，特別是在一個社會發展諸方面逐漸向好的國度裏，即使將目光望向民間，也會發現甚至更會發現，幸福的曦光總是存在，氤氳不散，給古時叫芸芸叫元元叫黎民叫眾生叫百姓後來叫人民的龐大群體，帶來將日子安穩地過下去的希望。並且正是在民間，幸福雖與富貴榮華並不搭界，卻也是千般百種並不重樣的」。由此，他提出，人應該「惜福」。顯然，這是充滿中國百姓智慧的人生觀。

真正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必然包含理想主義情懷。沒有理想之光照耀的「現實主義」很可能在一味譴責和歌頌破壞中走火入魔。《中文桃李》憑藉務實的理想主義，把理想和現實、理解和規勸融為一體，引導人們堅信生活是屬於自己的，其意義和走向應當由擔當生活的人本身來決定。此心安處，即是故鄉。

# 人生「智慧書」